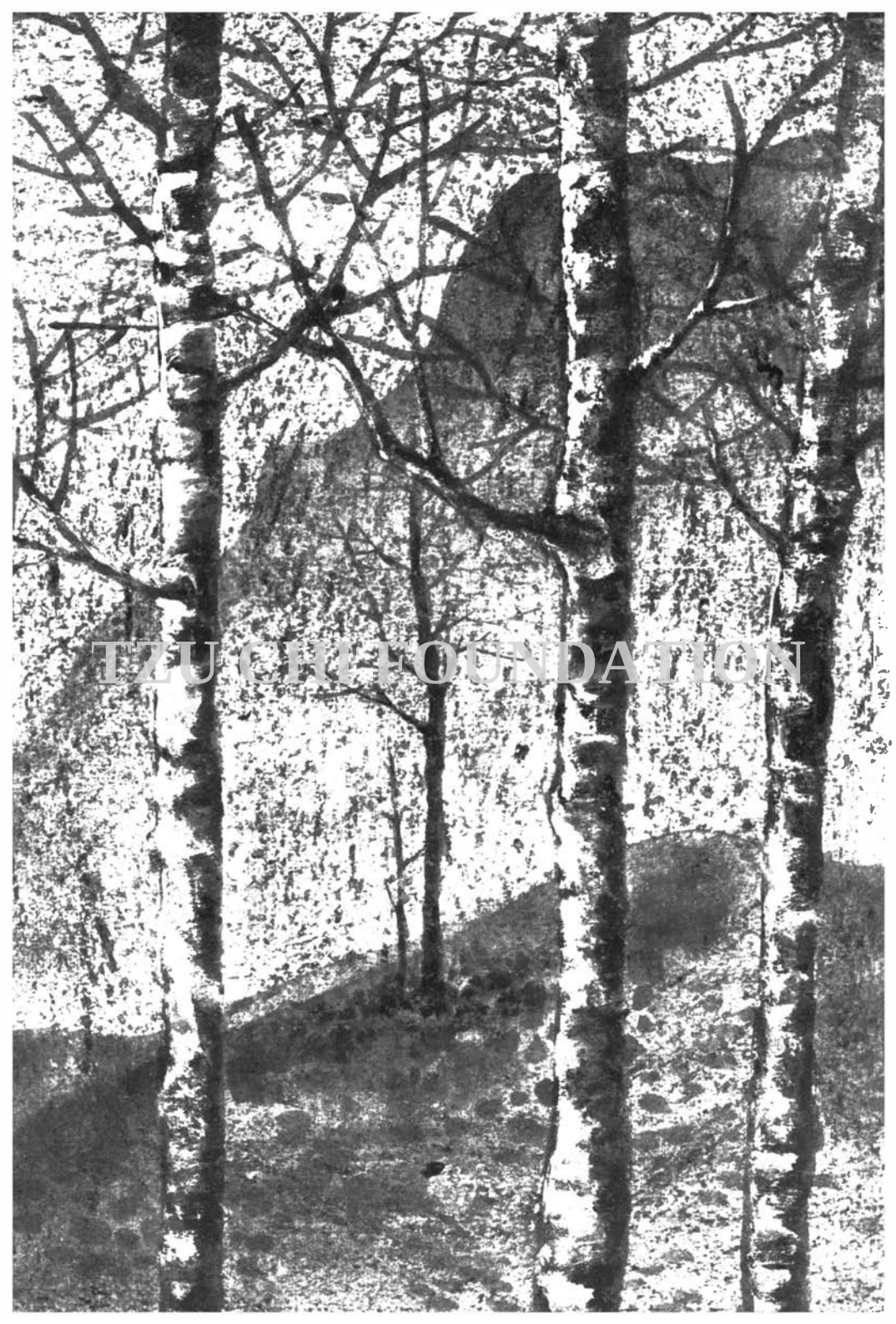


【輯四】醫遍天涯香四方

TZU CHI FOUNDATION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forest scene. Several bare, dark tree trunks and branches are visible in the foreground and middle ground.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surface, possibly a rock face or a snowy hillside, with some darker patches.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vertical, with the trees running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of the frame.

TZU CHI FOUNDATION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美國慈濟義診中心八年記

文／慈慧

南加州「佛教慈濟義診中心」在新世紀的元年已進入第八個年頭，還記得這八個字的中英文字「當時對社區各族裔而言是陌生的！每次出門介紹我們的服務時，也經常碰到啼笑皆非的情況，有人反應「我是基督徒，即使生病也不可接受佛教徒的幫忙！」雖然你們是慈善機構，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到底看一次病收費多少？」」Tzu Chi怎麼發音呢？是不是 Shu Shi（壽司）？，是否可以稱為 TC Clinic？」

還記得七年前到衛生局領取疫苗，作業人員茱蒂無法發出「Tzu Chi」這兩個字的音，從此Buddhist（佛教）義診中心來稱呼，跳過「慈濟」兩個字。令人感動是「2000年結束前領取疫苗時，衛生局作業



解開醫療網絡的死角

人員很高興慢慢地用很清晰地「Buddhist Tzu Chi Free Clinic」來稱呼我們。當下的那一刻，心中的澎湃，真的無法自己。那年聖誕節帶了一盒巧克力糖到衛生局去賀節，順路話家常，才瞭解到原來我們的義診隊到校園呼籲衛教宣導時，她的兒子剛好是我們服務宣導成員之一。每天她兒子會用慈濟義診中心所贈送的牙刷刷牙，而結下這段緣。

一切彷彿如昨，還記得在九九三年元月初，師兄姊們聚集在靜思堂，大家你一言我一語的集思，希望能在南加州社區由慈善濟貧門而入，進而予以感恩戶施醫施藥，加強改善其生活壓力，抒解病痛。才一轉眼就已過了兩千九百二十個日子。當接獲文化中心來電，希望在今年慈濟三十五周年慶專書中分享義診中心成長感性心語，腦海中一幕一幕病患感人畫面、一字一句苦口婆心的醫療個案規勸；多少次挑燈夜戰的出診準備；多少次碰到瓶頸時，依靠著師兄姊的肩膀落淚；多少次穿梭醫院病房間，支援從台灣到加州旅遊因水土不服引起中風無依無靠的旅客；

多少次為提升服務品質四處訪談其他機構；多少次為克服各族裔對我們有正確認知，絞盡腦汁規劃召詞，這一幕又一幕的畫面，歷歷如現。

這一路走下來支撐著義診中心的最大一股力量，是來自照顧戶或病患口中的「謝謝！」「Much, Gracias!」「Thank you!謝謝您！真虧有了慈濟，否則人生地不熟！」從他們臉上所流露出來的真誠、滿足表情，瞭解體悟到無論怎麼苦，受了多少冤屈，碰得滿頭多少包，這條「先慈悲、後智慧」「拔苦與樂」愛的醫療義診循環源泉，仍必須往前向上噴湧，而且必須在社區，以一股清流維繫著愛的關懷。

事實上，美國醫療費用及保險費用普遍高昂，無醫療保險的人生不起病，因為一次看診要近一千美元，有時幾乎等於一人一個月三分之一的生活費，以今日的南加州為例，在醫療體制的調整下，有越來越多的中下階層因無法承擔每月高昂的醫療保險費，遇到疾病只好靠吃成藥一拖再拖，忍痛度日。

尤其美國境內普遍存在著新移民問題，許多新移民因經濟狀況不佳，或是非法取得移民得不到醫療保險，根本無力就醫，以洛杉磯的聖蓋博谷區（San Gabriel Valley）區內，境內百分之七十五的新移民沒有醫



療保險、沒有工作收入，加上沒有交通工具，語言文化的隔閡，是醫療網絡的死角。

千處祈求千處現

慈濟美國分會因為長期在當地協助關懷、協助貧民生活，體會醫療援助對貧民的重要性，故於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在洛杉磯阿罕布拉市（Alhambra）成立美國慈濟義診中心，除了固定每日提供中、西、牙科門診及小型外科手術外，並不定期到學校、社區以及貧困地區出診。每年舉辦四次社區大型健康活動日，至社區做預防保健宣導，提供預防注射接種，並舉辦骨髓捐贈驗血活動。為解決貧窮學子視力問題，也特別開闢配眼鏡服務，慈濟大愛醫院巡迴車，深入校園呼籲學子注意牙齒預防保健，慈濟癌症病友會亦給予病患及家屬一個打開心靈的園地。

跨國性的義診除了提供家庭保健急救包外，更視實際需求從根本做起，建立衛教包來改善環境衛生及生活品質。七年來門診共嘉惠七萬兩千多位貧病患者，跨國性的義診也和近三萬餘位照顧戶結緣。未來，義

診中也開始評估朝向醫療服務多元化，例如開放夜間門診、二十四小時門診、朝向醫院架構發展和其他醫院長期合作等可能性。

義診中心成立之前，我們經常到各家醫院去觀摩，學習他們良好的運作模式，那時林俊龍院長還請時的美國執行長黃思賢居士也給我們許多指導，很多人捐贈醫療器材、儀器給我們，目前幾乎所有的設備都是大家發心捐出來的。這一步腳印的足跡，讓我們這群「不參與者更留下難忘的回憶」。

事實上，義診中心從準備規劃、招募訓練志工到通過州政府、衛生局核准成立，以十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其實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許多步驟都必須配合當地的法令規定，在美國施行義診，除了必須先取得醫療執照，醫護人員及一般員工也必須完成州政府規定的各項體檢，當地衛生局並會不定期對義診中心作考核，過程相當嚴格，稍有不合規定，可能就會被停止運作。

還記得曾碰到一位醫師無法接受出示體檢文件規定，並認為我們這群「業餘的不尊重專業」，那時才剛接觸義診中心行政會務沒多久，在求才若渴的情況下，告訴自己一定要放下身段，努力學習扮演著吸氣筒



角色，並且讓對方先出口消消氣，不要回話答辯，然後再鋪上一層慈濟棉被，這股氣碰到棉被就浮不起來。當時內心一直在掙扎，而事實上在當下忍了那一口氣，不僅是智慧開了，也是另一種待人處事學習成長的經歷！

菩薩雲來集

目前義診中心的運作，除了每日門診、一年三十五次以上的出診，還有進行跨國性義診，工作量相當大，耗費人力也多，沒有足夠的人力，很難維持運作，尤其門診時間從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九點到晚上六點，每個時段必須有醫護人員及志工輪流值班，人力的規劃與安排更是一大考驗，現今義診中心每個月至少都有一百五十位醫護人員及行政志工參與，人力還算充足。這是志工持續性的在職精進，人手不斷的培训，無論CPR訓練課、牙醫班三個月集訓等專門課程、志工居家關懷輔導等都是歷史足跡。

我們很多醫師為了請假來投入義診，必須先把自己的工作部分完

成，所以他們常常要忙到晚上十一、二點才能休息，醫師們都相當配合，只要排班志工為他們安排好義診時間，他們就會將假期排在那幾天，以全心全意投入義診。尤其是每次出診前的籌備工作繁細耗時，沒準備好就不敢提前回家，即是在做志工，大家「志願工作者的心」腳步是一致的。

義診中心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員來自社區各階層志工，就是有那麼多發心的人士投入，義診中心才能維持到現在，而且越來越好。更令人感動的是，醫護人員及志願者來自不同族裔，有當地美國人、西班牙裔、黑人、韓國、華人……這是因為慈濟人長久的耕耘有目共睹，才能吸引那麼多人發心投入。

迭獲美國主流社會肯定

八年來義診中心在當地的努力，獲得許多好評，九八年榮獲聖蓋博谷醫療中心基金會頒發「社區優服務團體貢獻獎」，這是該獎項頒發四年來首次由亞裔且佛教團體獲獎。主辦單位曾讚許：「慈濟義診中



心是這群被遺忘或被唾棄者的最後希望！」不僅如此，義診中心所在地的阿罕布拉市政府，鄰近的蒙特利公園市市政府、亞凱邊亞市政府及洛杉磯市政府亦曾頒獎表揚慈濟義診中心的善行義舉。美國主流的報章雜誌媒體開始注意到有一群慈濟人在當地散發光和亮，他們開始深入報導。

另外，義診中心長期合作的慈善機構由十五個增加至四百多個，由於大家對義診中心的肯定與信任，如果遇到需要幫助的個案，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要轉介到義診中心，因為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可以讓個案得到最好的協助與服務。

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哲學系教授黛思柯 (Betsy Decyk) 亦在二〇〇一年新學期的課程中，正式邀請慈濟前往分享慈濟義診醫療人文精神及醫療志工體系，並增闢到義診中心參加慈濟社區志工服務學分點數。黛思柯教授很感性地說，從報導中發現到慈濟和一般慈善組織有其優異性，而這股清流一直是她想引導同學追求的目標。

在加州設有五十六個定占的太平洋義診中心 (Pacific Clinic) 孟黛爾博士 (Susan Mendale, Ph.D.) 亦正式邀請慈濟義診中心參加「宗教人文另類

心理輔導」圓桌會議。希望「能從宗教人文的力量，結合專業醫師藥物治療，讓一群被社會大眾貼上「神經病或精神病患」者有一線尊嚴及生機。

華人走出一片有尊嚴的天空

新航桃園空難事件發生後，義診中心亦在幕後默默地提供橫向網路肢體語言愛的關懷。慈濟志一能很自然地讓家屬侃侃而談往生者生前趣事，而且家屬臉上雖流著淚，但是確保有一股溫馨祥和微笑，美國紅十字會大型災難專案主任波溫·坎塔博士(Bowen Kanda, Ph.D)對此感到訝異萬分！紅十字會作業人員問：「慈濟的關懷技巧是用那一條哲理呢？」

這一路走下來內心感受很深，慈濟義診中心從社區不知如何發音稱呼為善遭質疑，到今天部分畢業博士及學術界教授希望將慈濟義診醫療人文帶入美國大學課程，除證明「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人性本善、有志者事竟成的事實外，以前台人看待華裔移民的第一印象就是「漠然於公共事務」，而慈濟志工在安身立命之餘，付出行動關懷當地人民及那



些赴美討生活的異鄉貧苦人，扶持他們獲得及時的醫療及慈善服務。在付出的過程中，志工們不僅寬廣心靈視野，也逐漸扭轉華人「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形象。現在，華人只要一聽到慈濟或華人，他們就會與「慈悲」、「善良」、「熱心助人」劃上等號，這不啻是義診之外的美事。

慈濟義診中心就像一位一歲的放洋留學小孩，精神上充滿著愛。隨時緊跟著三十五歲媽媽的腳步往前走，但不可否認在異國求學推動慈濟人本醫療十分不易。八歲小孩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很多事待學習，人生還必須視大環境來規劃調整。今有幸能入慈濟佛門，相信這條已找到的路，不怕路遙遠，因為路遙知馬力，日久見慈濟心！

慈濟義診中心的航空母艦

「慈濟大愛醫療巡迴車」於二〇〇〇年七月，在洛杉磯最貧窮的帕拉羅馬市（Panorama City）首次展開服務，這輛耗資二十五萬美元，全長三十五英尺的醫療巡迴車，內部裝設有兩套完整的牙科設備、電腦操控

的X光機、心電圖、消毒衛生設備、數位攝影機、中央空調系統等，除了一般的診治，並可進行小手術，可說是一輛機動性的「野戰醫院」。這輛巡迴醫療車除了作為社區深入一百多所小學下鄉義診之用，也開至墨西哥邊界偏遠地區進行義診。

流動性農民的健康保障

二〇〇〇年十月義診中心亦正式對一群看天吃飯、居無定所的農工族群展開義診及定期追蹤其健康情形。這群從事勞力工作的流動性農民，每年三月從美國南部，隨著農產品收成時間，漸漸往美國西北部方向移動，然後十月底再慢慢回到美國南部邊境。這群農工每個月居住在不同城市，小孩子的教育不穩定。此外，身體健康亦無法得到妥善照顧。

義診中心經過兩年的互動評估後，於去年十月開始對這群被遺忘的農民，展開一年四個定點動線出的診服務。期盼在他們的移動過程中，亦能感受到有一群藍衣天使的關懷。



聞聲救苦，愛無差等

大愛無宗教、種族的藩籬。美國慈濟義診中心於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首次應邀參加由泰國佛寺舉辦泰國社區健康義診諮詢活動以來，計有來自亞裔各社區居民、信眾逾三千餘人受惠。每次現場安排有泰國古典舞蹈表演及泰國音樂演奏。參與泰國社區健康義診諮詢活動的服務單位有洛杉磯縣衛生局、凱瑟醫院、兒童醫院、藍十字保險、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亞太裔戒酒戒毒中心、南加州牙醫、亞裔骨髓中心、整脊醫療中心、社工服務及佛教慈濟義診中心等三十多個單位。慈濟義診中心在會中提供西醫、牙醫、中醫針灸、足科及血糖檢測等服務項目。

大家對中醫針灸診療方法以及效果充滿好奇，因此義診攤位前經常大排長龍，中醫師們異常忙碌，在空間有限、就地取材的環境下，病患只能坐在椅子上接受治療。患者彼此關懷被扎針的身體，現場形成特殊景象。由於義診中心提供直接診療服務，讓許多飽受病苦折磨的患者能夠得到立即的抒解，同時也發揮拔苦予樂的精神。牙醫師方敏智及張恭逢

亦在現場講解及示範口腔衛生教育，預防重於治療觀念慢慢在社區中傳聞，泰國愛滋病防疫協會亦主動邀請義診中心，協助在會場將愛滋病防疫的正確資訊傳達給社區人士知曉。

帕拉羅馬市（Panorama City）是洛杉磯最貧窮的地方，伯萊街（The Blythe Street）社區有許多墨西哥人及薩爾瓦多移民，被州政府列為低收入戶，一間公寓內住三、四戶人家是常有的現象，生病無力就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美國慈濟義診中心的醫療巡迴車定期前往出診，解決當地醫療問題。

墨西哥跨國義診

墨西哥和美國雖然只有線之隔，但兩地居民生活環境確有天壤之別，尤其貧困的沙漠地區，貧乏也無電，生活相當清苦。南加州分會一群志工因為長期在墨西哥進行義放物資，發現當地貧病、營養不良居民相當多，義診中心遂於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針對墨西哥邊境的貧困地區施行義診，並規劃每年兩次至當地義診。



從義診中心到墨西哥邊境至少需要花費車程三至四個小時，所以每次工作人員都是黎明即起，天黑後才回到家，遇及病患人數較多情況，通常回到家已是三更半夜。除了路程勞累，志工們亦得克服當地炙熱的天氣，夏天當地平均溫度約攝氏四十度左右，一天下來，大家都汗流浹背，甚至中暑，但志工們從沒一句怨言，依然帶著笑臉，親切地服務民眾。

雖是一年兩次義診，醫師們對病患的事後追蹤也是不遺餘力，對於需要後續治療病患，如果無法交給當地醫院進行後續治療，醫護人員及志工就會親自前往送藥或進行後續診治。墨西哥瑪契卡里市（Mexico市長思拉達（Victor Hermosillo Celada）對於義診中心長期至當地義診相當感動，為此，他曾有感而發呼籲當地人民：「慈濟人和墨國並無血緣關係，但是他們無所求對我們付出，我們國人更應該團結，開拓心胸，替自己的居民服務。」

情牽中南美

除了長期至美國境內偏遠貧困地區施行義診，義診中心並經常出動

義診團進行跨國性義診，例如援助秘魯、塞內加爾、科索沃、中南美洲等缺乏醫療或戰事頻仍國家。

進行跨國性義診的困難首見語言問題，每次現場都會安排許多翻譯志工作為醫師及病人之間的橋樑，翻譯人員亦針對藥品為當地病人詳加解說，以免造成誤用，假如翻譯人員不夠，醫師們就會針對患者所需要注意的事項，請翻譯人員事先錄音，讓病人帶回家聽。雖然許多醫護人員及志工不懂當地語言，但因真誠的態度與親切服務，破除了語言的隔閡，拉近彼此的距離。

除了需克服語言的困擾，病患事後的追蹤關懷也是一大考驗，「有時候我們會覺得無力感，眼見病人需要幫助，我們卻無法做到，例如發現病人需要進行手術或後續治療，我們想要幫助他們轉診當地醫院，但由於尚未與當地醫院建立很完善的作業體系，醫院不願意收留，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檢討改進的地方。」儘管進行跨國性義診有著法令、民情、手續等多重困難與問題，但是克服環境的困難，讓病患得到最好的服務與治療，是不斷追求的目標。



從根本做起

每日門診除了解決當地貧民就醫問題外，也改善了街友問題，義診中心在規劃之初，就有針對街友設計的福利措施，例如沐浴間、換洗衣物、盥洗用品……，方便來門診的街友們使用，起初街友們並不太願意使用，志工們委婉與他們溝通，才漸漸改善他們的衛生習慣。

「有時候他們來看病，因為好幾天沒洗澡，身上味道很重，醫師和其他病人其實很難忍受，我們的志工會好心跟他說，把身體洗乾淨了，醫師才能看清楚你身上的毛病，他們慢慢能夠接受。」

不管是面對街友或是一般病人，義診中心要帶給他們的是一種「家」的感覺，所以視病如親、以誠相對是志工們所秉持的服務態度。由於受到志工們的感動，許多街友不僅漸漸改善衛生習慣，也重歸社會，恢復正常的生活。

癌症病友會

TZU CHI FOUNDATION

在大家精益求精下，義診中心持續地成長，二〇〇〇年四月二日義診中心成立了癌症病友會。由於陸續接獲多位志工和照顧戶罹患癌症訊息，病患和家屬不但對療程充滿恐懼，也不知如何面對如此人生的逆境，因此成立癌症病友會。

病友會的成員一部份還來自外州打電話來義診中心加入，利用每週日義診中心的休診時間，邀請病患、家屬、醫護人員與社工員來交換日常生活照料、治療過程、心理調適等課題，希望以團體的力量讓患者及家屬勇敢、積極面對這段人生的意外。半年來，許多原本自暴自棄的病人在團體的關懷下，漸漸勇於面對疾病，彼此互相扶持，堅強地與病魔對抗下去。



衆裡尋她千百度

專訪美國慈濟義診中心主任許明彰醫師

文／蘇怡文

溫文儒雅的許明彰醫師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移民美國定居二十六年，家庭醫學科醫師，現任美國Rowland Heights，自行開業已有二十年。

「許明彰醫師是我們美國慈濟義診中心的『定心丸』！」想起當年許醫師的幫忙，黃思賢師兄有無限的感恩。美國法律規定，要成立義診中心，必須至少有一位西醫執照的醫師長期駐診。在美國，醫師收入非常可觀，大多數醫師都很忙碌，想要找到一位願意犧牲時間、投入義診工作的醫師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當年，許醫師不但介意當『救火隊』，而且七年來，每星期二到星



期五下午一定到義診中心駐診，連星期日還挪出時間為慈濟的師兄姊看病；更不時隨著義診中心遠赴世界各地支援。

「除了許醫師固定的駐診時間外，早期義診中心常常找不到醫師，只要一通電話，許醫師一定會放下自己的診所飛奔來支援。」黃思賢師兄如是說。

沒有遺憾，只有驕傲

八年前，許醫師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參加美國南加州慈濟人所舉辦的家聚茶會，巧遇黃思賢師兄，由黃師兄口中得知慈濟準備成立義診中心，希望能有志願服務的醫師駐診。

許醫師說，原本自己規劃退休後，想參加基督教醫院在美國招募醫師回臺灣服務的計劃，從事事務性質的醫療顧問。得知慈濟將成立義診中心，喜出望外，欣喜不必遠涉千里就可以去做志願服務，回家後就趕緊寫信到慈濟南加州分會，希望能到義診中心服務，不過一直沒有收到義診中心回覆的消息。



正當許醫師心想可能沒有機會時，卻在慈濟義診中心成立前一天，參加一個屬於醫師的聯誼會，遇見另一位幫忙義診中心規劃成立事宜的醫師。許醫師本來要向這位醫師祝賀慈濟義診中心的成立，那位醫師卻告訴他：「慈濟義診中心明天才臨開幕卻沒有醫師的窘境！」

許醫師才知道原先有一位傷醫師預定要來慈濟義診中心駐診，沒想到臨到成立前幾天因故取消，眼見成立之事迫在眉睫，慈濟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由於美國法律嚴格規定，義診中心必須要一位有執照醫師的駐診才能成立，許醫師了解情況之後，馬上與黃思賢師兄聯絡表示願意來義診中心服務，及時解決了難題。

自行開業的許醫師，八年來因為對慈濟長期的投入，相對影響到自己診所的生意。「當義診中心的業務愈來愈好，我的診所病患也愈來愈少。」許醫師笑著說。那神情就如一位父親栽培兒子出人頭地，卻無視於自己日漸稀少花白的髮絲，心中沒有遺憾，卻有著驕傲。

一轉眼，八個年頭過去了，許醫師可說是呵護著美國慈濟義診中心長大的，細心的他拿出厚厚的「疊資料」，全都是義診中心歷年來義診的詳細資料，開始細說從頭。

阡陌縱橫的大愛網絡

許醫師說：「在美國有很多不同的種族成立義診中心，大部份是小型，散布又廣，『慈濟義診中心』是第一個由中國人所設立的，對美國主流社會而言，是一件很稀奇的事。」

「而且我們在短短的七年內已經躍居美國大型義診中心，每年義診中心服務上萬人次的病患，現在義診中心每年的開銷約七十到八十萬美金，所有經費的來源，都是當地華人的公司、個人所募集。」

慈濟義診中心剛成立時，看診的對象以中國人、亞裔人居多，漸漸的非亞裔的人也愈來愈多，目前中國人占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族群的不同，也影響到駐診醫師的種族，因為語言溝通不易，在義診中心白人主流醫師就不常進駐。

隨著知名度增加，從剛成立時找不到醫師，到現在有許多醫師自動來報名，義診中心能為病患服務的項目也愈來愈多。目前義診中心有中醫科、家醫科，婦產科、牙科……等服務科別，長期駐診的中醫有五位、西醫有十位，牙醫有十多位。「我們義診中心有一對父女檔和三對



夫妻檔，其中有兩對夫妻檔還是在義診中心認識而結婚。」想不到義診中心也當起了紅娘介紹所。

由於美國醫師非常忙碌，且很多醫師想投入義診工作，又無法抽出時間來義診中心看診，義診中心為外有將近四十位的『外圍醫師』。

『外圍醫師』是義診中心的一項特色。

所謂『外圍醫師』，就是當義診中心有病患需要不同的專科醫師看診時，可以轉介到「外圍醫師」的私人診所，由他們接手看診，免費服務或者由義診中心來付費，一樣可以做義診服務，只是地點不同。

在美國的醫療費用非常昂貴，一般醫師的門診費大約是五十到六十元美金，藥劑費再加五十到六十元美金，一次就診的花費將近台幣三千元，如果是專科醫師門診費更達一百美金以上，所以沒有醫療保險的民眾，是沒有生病的權利。

雖然美國政府有提供醫療保險給低收入戶，但是條件必須銀行無存款、無車子、無房子，必須有美國公民身份才可以申請。「有許多偷渡客是不符合條件卻是最貧窮的一群；而許多中國人有工作賺錢，經濟中等，但是錢付了房租及車子就沒有多餘的現金在身上，沒有錢去治

病，卻也不符合政府低收入戶的要求。這一些人都義診中心救助的對象。」許醫師表示。

我的選擇是對的

「加入義診中心以來，深深覺得有愛心的人還是很多，只要有地方讓他們去付出，就會有人投入；有位老志工，常常會煮東西到義診中心給我們吃；有位開素食館的老闆，每個星期六就會為我們送來熱騰騰的便當，七年來從不間斷。這一些人的付出，讓義診中心的醫護人員非常的感動。」

上人說：「發心容易，恆心難。」許多人在慈濟世界裡來來去去，許醫師如何走過這些年？

「自己開業，雖是醫療行為，但是建立在利益上；在義診中心，與病人的關係是一種無所求付出的關懷。雖然自己開業的診所病人愈來愈少，但是在慈濟無形中的得到的緣卻更多。」

「七年前，我的小孩才唸小學，他們現在都讀大學了，一路行來我體



會到上人說『把握當下』的真諦。很多人會說：『等我如何如何時再來做。』可是，我們永遠不曉得甚麼時候才是最好的時候。」

「我覺得加入慈濟，就好像當初我要結婚時抱持的態度一樣；我要結婚之前，曾經非常猶豫，常思索如何能愛我太太一輩子而不變？後來我的領悟是 每天提醒自己的選擇是對的。所以我用同樣的心情來做慈濟，因為我的選擇是對的。」

爲天下蒼生闢福田

慈濟義診中心除了日常的業務外，更將義診的範圍廣及聖伯納丁諾市、艾爾蒙地市、北加州鰐佛城、拉斯維加斯，甚至遠征墨西哥、秘魯等地。

許醫師談到各地義診的由緣：「在聖伯納丁諾市義診已有五年，初始於當地有個中國人開設的農場，想回饋社會，發心捐錢給義診中心，進而合作舉辦義診。當地有一位桑切斯醫師在附近開業，就加入義診的行列，由於桑醫師本身懂西班牙語，對義診的幫助很大。現在桑切斯醫師

有空時，也會到義診中心來服務。」

「在『Tijuana』、『Mexicali』兩地因為有慈濟會員看到當地的墨西哥人非常貧窮，而成就墨西哥義診的因緣。從一九九七年開始至兩千年一月為止已完成九次的義診，每次平均義診人數多達二百到三百人。」

「為配合到偏遠地方義診，例如到墨西哥邊界就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而且許多儀器常常搬上搬下、有時還要拆開後載送，到目的地後還要組裝，回程時又得重複這些工作，十分的麻煩。因此義診中心撥款三十萬美金添購一部『大愛醫療巡迴車』，車長三十五呎，內部配備有兩張牙醫椅、牙科X光機、消毒器材……等，可以為病患做一些簡單的手術。」

二〇〇〇年四月美國義診中心成立「癌症病友聯誼會」，雖然南加州當地原本有「癌症病友聯誼會」，但是經費、人事的問題，使它一直無法正常運作，發揮功能。因為慈濟義診中心有許多癌症患者，他們提出希望慈濟可以成立「癌症病友聯誼會」的要求。

「許多癌友罹患癌症之後，變得自暴自棄，對未來不再希望；我們的『癌症病友聯誼會』主旨在提供癌友精神上、經濟上、醫療上及醫療



知識保健上的交流，最終的希望是喚起癌友們生命的良能，進而去幫助其他的病友，不再自怨自艾。」

雖千萬人吾往矣

「這次到大林醫院，讓我十分的震撼，二十多年前，我在大林當兵，那時候大林除了甘蔗園還是甘蔗園，沒想到慈濟人化腐朽為神奇。」

「其實，有時候想想，自己和慈濟間有一種不知名的巧合，慈濟在花蓮蓋醫院，我太太是花蓮人，在大林蓋醫院，我也曾在這裡待過幾年，都曾經是看著土地從空無_{事物}到醫院矗立。」

問及退休後會不會想回台灣來服務？

「也許會，但是不會在大林，因為我覺得這裡還不夠偏僻，如果有一天我決定回台灣；我想，我會到更遠的深山去服務，那裡一定會有一群人更需要我。」許醫師對自己有更深的期許。

向病苦深處行

記菲律賓
第二十五次義診

文／許明捷

揮別寒流侵襲下的台灣，義診團員飛往菲律賓參加第二十五次義診。出了空橋，遠遠就看見錢小進師兄已和移民局官員在入關處等候，慈濟在菲律賓的義診得到了當地政府的肯定，團員受到相當的禮遇，直接從公務關口出關。

義診緣起

菲律賓的義診，緣自於小正師姊的構思。一九九五年，小正師姊有感於菲律賓諸多貧病的學生，無法獲得適當的醫療，有些病患終其一生



沒看過醫師，往往小病變大病，甚而早早結束生命，於是，想在菲律賓推展醫療志業。

小正師姊找上了馬尼拉崇仁醫院，崇仁醫院的副院長呂秀泉醫師剛好也有意推動醫療服務工作，於是，一九九五年，慈濟菲律賓分會與崇仁醫院合作，在菲律賓的宿務勝地碧瑤舉辦了第一次義診，開啓了菲律賓義診的序幕。

由於義診成效良好，小正師姊請呂副院長繼續往後的合作，但是，崇仁醫院卻怕義診衍生出醫療糾紛而不願再合作。於是，呂副院長以個人名義，號召崇仁醫院的醫護人員另組醫療團與慈濟合作；累計二十五次的義診，嘉惠病患已達十萬人。

被火紋身的女孩

午後，前往東方大道醫院關懷住院病患。東方大道醫院是一所市立醫院，設備簡陋，各個樓層均可看到殘破掉落的天花板，有些病房的窗戶連玻璃都沒有，只以簡單的木板代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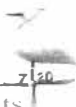
在東方大道醫院有一些慈善機構長期在此幫助貧苦病患，這些機構又以慈濟最受肯定，院方特別撥出一個房間做為慈濟志工的辦公室，菲律賓分會長期在此施藥，每週一、五都會有人到此輪值。

十五歲的瑪麗安（Lorely Mary Ann）已在東方大道醫院渡過了第二個聖誕節。一九九九年的聖誕節，鄰居施放的煙火射進她的家，引發了大火，瑪麗安及時逃了出來，出了火場後，發現住隔壁的朋友還在屋裡，立即回頭又衝了進去，朋友已被濃煙嗆昏，瑪麗安正用力的想將朋友拉出來的時候，一根橫樑倒了下來，壓到了瑪麗安，身上遭到了百分之五十的灼傷，瑪麗安被送到了東方大道醫院，而她的朋友則不幸喪身火窟。

由於付不起昂貴的醫藥費，醫院只施以簡單的治疗，瑪麗安的傷口已開始腐爛而發出濃濃的惡臭。

有了慈濟的奧援，瑪麗安開始了正常的醫療，當醫師開始為植皮手術做檢查時，赫然發現瑪麗安的雙腳因長時間彎曲，又沒有皮膚的阻隔，小腿與大腿的肌肉已黏在一起，必須再動手術切開。

義診團的團員圍繞在瑪麗安的四周，透過翻譯，表達了最誠摯的關



懷，師兄師姊的溫言軟語，讓躺在病床上的瑪麗安感動得頻頻拭淚。以「哈里路亞」的歌聲為瑪麗安祝福後，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病房，回頭一望，瑪麗安猶揮著那彩繪般的手，含淚相送……。

午后，義診團員陸續抵達菲律賓分會集合，分乘三部遊覽車，往拉古板市（Dagupan City）出發。接近拉古板時，正值學校放學，天真活潑的學子，看到掛著慈濟義診團布條的遊覽車，都露出燦爛的笑容揮手相迎；路旁一間矮房子的門前，一對母女看到義診團的車隊，相擁著高興得跳起來，或許，她們是等候義診的病患吧！

多苦人生，心中的痛

上午七點不到，大隊人馬陸續到達這次義診的所在——蜂省大同中學。門口已有看診民眾排隊等候，但人數不如預期的多。

開診不久，候診區引走一陣騷動，原來，是一位母親帶著鼻樑、臉頰長著腫瘤的男孩前來就診。鼻樑上的腫瘤已將孩子的左眼珠擠向一邊；趕緊請了來呂副院長、古副院長說，這腫瘤牽涉到腦部，必須送到

大醫院檢查。

眼看著孩子的腫瘤一天天長大，卻無力送醫，做母親的縱然心如刀割，也只能徒呼奈何。彷彿迷失在黑夜中的船隻突然看見了燈塔，慈濟義診團來了，母親說，她無法想像孩子竟然有就診的一天，也無法想像世界上還有這麼好的、感動的淚水不停地湧出。

期待圓一個夢

第二天的近午時分，不到眼科醫院，由於拉古板當地的眼科醫師反對義診，於是，情商離拉古板約四十分鐘車程的狄凡尼西亞（Guillencio De Venecia Foundation）眼科醫院協助，該院佔地約一萬平方公尺，是由狄凡尼西亞醫師創辦，平時即經常舉辦義診，造福貧病民眾。慈濟的義診，狄凡尼西亞醫師慨然打耳，病患看診、開刀皆在這所醫院進行。

狄凡尼西亞醫師計劃自己往生後，把這家醫院交由弟弟繼續經營，沒想到弟弟卻已先他而去。正師姊希望狄凡尼西亞醫師能把這家醫院捐給慈濟，她已著手安排狄凡尼西亞醫師到台灣拜會上人，希望透過台



灣之行，讓狄凡尼西亞醫師認識慈濟，進而認同慈濟，放心的把這家醫院交由慈濟來發揮濟世救苦的功能。

因緣際會濟苦行

傍晚時分，與偉嵩師兄、小正師姊及協辦義診的華商到醫院探視轉診的個案。小女孩無法排尿，義診團將她轉送至市立醫院治療，對慈濟人的來訪，女孩的父母直道感恩。

鄰床面無表情的年輕媽媽抱著一位骨瘦如柴的孩子輕哄著。孩子已經三歲了，由於腸胃吸收能力不佳，時常瀉肚子，必須施予昂貴的營養品才能正常發育成長。孩子的父親兩天才賺一百元菲幣，負擔不起大筆費用，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孩子一天天消瘦下去，在嚴重缺乏營養之下，孩子的生命猶如風中殘燭，隨時有被吹熄的可能。

小正師姊找來了醫師，了解這個孩子有沒有存活希望。醫師說，只要營養夠，孩子即可正常成長。於是，小正師姊請醫院全力搶救這個孩子，所有醫療費用由慈濟負擔。臨行，偉嵩師兄一步一回頭，因為，

他看見孩子的媽媽也是瘦骨嶙峋，桌上的晚餐只有白米飯，連一點菜也沒有。經與小正師姊溝通後，偉嵩師兄與華商各拿出一百元讓媽媽加菜。「孩子需要營養，媽媽也需要啊！」偉嵩師兄喃喃的說，淚水在他的眼眶打轉。

千里尋親

義診進入第三天，今天只待一天，小正師姊的擔憂寫在一早即大排長龍的病患身上。小正師姊難過的說：「每次義診到了最後一天，總是人潮最多的時候，但是我們只看半天，看著那麼多無法進場的病患，總是令人心痛。」

上午七點五十八分，進場的病患已飽和，大門緩緩關上，門外仍擠著一大群民眾。由於人數實在太多，陸續再開放一些病患進來。十點不到，正式宣布無法再增加看診人數，大門上鎖，工作人員開始在場外疏導不得其門而入的求診民眾。從門縫往外看，一位年輕的媽媽抱著孩子在門口徘徊，有時會把手指頭伸進來，企圖扳開門鎖，實在令人心酸。



動過左胸腫瘤手術，克麗絲汀·王（Kristine Ong）手上拿著照片，神情落寞的坐在休息區的角落，聽說義診團有來自台灣的人員，抱著一絲希望，克麗絲汀祈求幸運之神能眷顧，讓她找到已失聯將近兩年的父親。

克麗絲汀今年十五歲，母親已過世，父親遠赴台灣工作，克麗絲汀和兩個哥哥相依為命；除了父親偶而寄錢回來，平時的生活就靠阿姨濟助。不知道為了什麼，父親漸漸失去了訊息，電話打到台灣找不到父親，父親也沒聯絡菲律賓的親人，如此已渡過將近兩年的時間。

就在思親深切的時候，克麗絲汀發覺身體有了異樣，左胸長了兩顆小腫瘤，沒有慈母的呵護，父親又了無訊息，克麗絲汀不知如何是好，她徬徨無助，脆弱的心靈亟需有個倚靠，午夜夢迴，淚水常不自覺的沾濕枕角，心中聲聲呼喚著：「爸爸！您到底在何方？」

在好友的母親陪伴下，克麗絲汀來到就讀的蜂省大同中學，割除左胸的腫瘤。手上的照片引來的大家的好奇，經過了解之後，洪志成師兄立即根據照片上所附的電話號碼撥至台灣。克麗絲汀的父親已離開原先工作的地方，原雇主許先生聽說是慈濟人在協助克麗絲汀尋親，很熱心

的提供王先生的聯絡電話，朝思暮想的父親終於有了消息，克麗絲汀激動的眼淚也隨之落了！

在大愛台記者的安排下，克麗絲汀錄製了一段專訪，將思念父親的心情，透過影片帶到台灣給她的大親。影帶錄製時，克麗絲汀悲切無助的思親話語，句句扣人心弦，讓擔任翻譯的菲律賓慈青除了輕撫克麗絲汀的肩頭，亦陪著落淚。

慈濟人的關懷，感動了贊助義診的眾議員林國民先生。林先生當場宣布，克麗絲汀在大同中學所剩一年半學期的學雜費全免，克麗絲汀也含淚向林眾議員致上深深的謝意。

義診中心新遠景

義診進入尾聲，工作人員開始整理場地，打包後的醫療器材一箱箱搬上車；兩天半的看診人數共有一百八十三人。鑑於菲律賓貧病實在太多，除了一年四次的下鄉義診，菲律賓分會已規劃在馬尼拉成立義診中心，初期將以眼科及牙科為主。



義診團的總領隊呂副院长說，義診中心成立後，崇仁醫院的眼科醫師史美勝，每週將撥出三天到中心看診，星期一、三檢查，週六開刀。仁心仁術的史美勝醫師在國際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ORBIS DC-10 Flying Eye Hospital）飛抵菲律賓義診時，是當地唯一受邀登機開刀授課的醫師，可見其精湛的醫術頗受國際肯定。

去年慈濟國際人醫會年會時，在花蓮靜思堂授證委員的呂副院长指著胸前的委員證說：「多了這面牌子，感覺責任更重大。」他心中有一個願景，有一天，能擁有一般設備完善的醫療船，慈航普渡於島嶼眾多的菲律賓，拯救病苦的眾生。

促成華商大融合

菲律賓的華僑，大都是福建移民，華僑在菲律賓的經濟地位佔有相當高的比重，商會普遍存在於各地的僑社，唯各地的商會派系林立，活動各辦各的，互不往來之外，還會彼此競爭。

由於慈濟菲律賓分會在各地的義診受到高度肯定，有心回饋社會的

華商都會主動到義診處觀摩，並主動邀請義診團聯合舉辦義診。慈濟義診團到每個地方義診，總會看到穿著不同制服的商會義工，一款制服代表一個商會，分工清楚，雖然知道，但並不同心。

菲律賓分會的師兄師姊，常有智慧，每次的義診，都會和華商幹部開個小型茶會，請大家分享義診心得；這個茶會，往往也是打破各個商會藩籬的契機，透過技巧性的導引，讓華商伸出了雙手緊握在一起。

慈濟菲律賓分會的義診，不但打破了華僑各個商會從不聯合舉辦活動的神話，更促成了華人的大團結。有些地區的華商，在義診過後，遇有活動都會聯合舉辦，相互支援，誠如一位商會幹部所說：「華人再不團結，終有一天會被這個社會吞沒。」這該是義診之外的另一個收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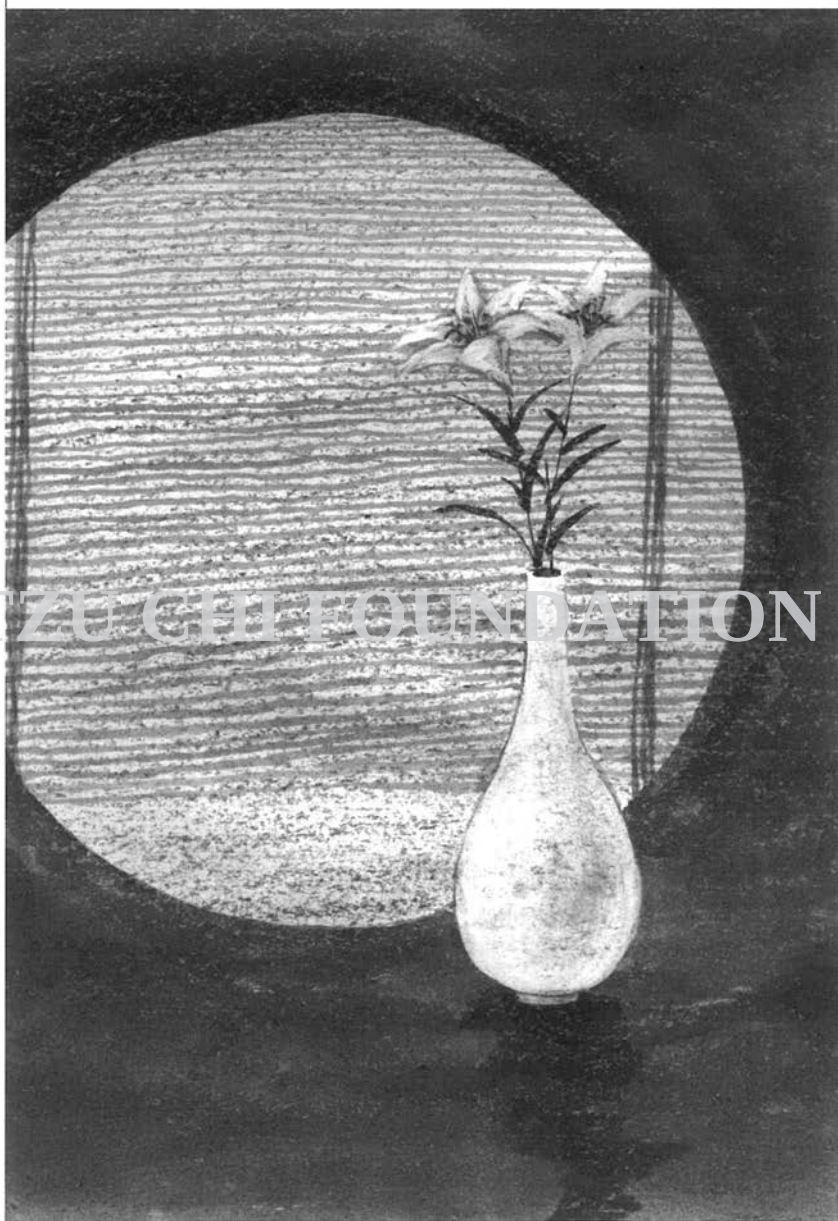
大勇無懼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可說是這次義診的最佳寫照。

義診期間正是菲律賓政變最動盪的時刻，每天傳來的訊息都緊扣來



TZU CHI FOUNDATION



自台灣師兄師姊的心。在菲律賓國防部長、參謀總長相繼背離總統後，即將兵變的消息傳來，錢小進師兄仍是信心滿滿的說：「放心，絕對不會有問題，萬一飛機真的不飛，我揹你們飛回去。」語畢，還將雙手往後擺作飛行狀。

菲律賓師兄師姊的從容鎮定，的確是安住不少台灣團員的心；對台灣團員來說，擔心歸擔心，並沒影響大家的工作情緒，每天到了義診現場，皆能專注投入工作崗位，把所有的擔心拋諸腦後，究竟，「向痛苦深處行」是來參與義診工作的目的，豈能為外境所轉。

義診行終能圓滿結束，平安歸來。回顧這幾天，在緊繃的情緒下，大家依然盡責的投入工作。一大勇者，無懼於橫逆險境，只要堅定悲憫眾生，濟世拔苦的信念，天必酬我！」是其中深切的體會。



貧困腎友的希望

檳城洗腎中心

文／曹麗雲



一九九七年元月，馬來西亞檳城分會的慈濟人，為了籌募一所費用全免的洗腎中心，特地舉行了各項籌款活動，邀約天下善士，共襄盛舉。當年吉打、怡保、吉隆坡等地的慈濟人分別舉辦晚會來護持，在全馬慈濟人的付出與祝福下，慈濟洗腎中心終於成立了。

一轉眼，慈濟洗腎中心已過三週歲半生日。洗腎機也從開始的五部增加到十二部。目前在洗腎中心接受洗腎的腎友共三十五位，因特殊情況需在醫院進行洗腎的有六十七位腎友。三年半來洗腎中心拯救了許多人的痛苦，同時也解除了許多家庭的沉重負擔。

一踏進檳城慈濟腎中心，首先映入眼簾的是莊嚴的佛堂，左邊牆上

掛著上人的法照，讓人有走入慈濟家庭的溫馨感。佛堂的右邊角落，有個弧形的櫃台，裡面坐著兩位氣容可掬、態度親切的職工師姊，這兒是接待處。洗腎中心還規劃有診察室、休息室、會議室、社工部、餐廳及小廚房等，可說是五臟俱全。

也許很多人會疑惑，慈濟洗腎中心完全沒有收費，那經費從何處來呢？

除了定期及隨喜的捐款外，資源回收所得是慈濟洗腎中心主要的經費來源，每個星期天，環保志工一分布在各組屋區，挨家挨戶的做回收的工作。每年舉辦的粽子、月餅、素食義賣都為慈濟洗腎中心籌募不少經費。同時，感恩很多社團、組織辦活動，為洗腎中心盡一份心。

想逃離命運的枷鎖

目前接受檳城洗腎中心打針的郭英珠，回想起自己剛開始洗腎時，不能接受這個事實的經過。從其歷歷，將我們帶入她的回憶中。

五年前，英珠因覺身體不適，到醫院求診，得知腎功能衰退，必須洗腎治療。醫師的宣判，對英珠有如晴天霹靂。眼前立刻浮起哥哥洗腎後，將家庭拖累得一貧如洗的情形。



這個可怕的景象，不斷的在英珠的腦海盤旋，揮之不去。為了不願因自己洗腎而拖垮家庭經濟，英珠竟以堅持拒絕接受洗腎為逃避。盡是找偏方服用，不循正軌醫療途徑解決的結果，英珠出現不斷嘔吐、神智不清，間會胡言亂語的現象。總在昏迷中被送到檳城中央醫院的急診處急救。這種情形送到醫院已有五次之多。

主治醫師診斷，如不立刻進行洗腎，英珠的生命則岌岌可危。經家屬同意後，醫師立刻將神智不清的英珠五花大綁送去洗腎，以免她清醒後，重複過去拒絕洗腎的情形上演。

最後，她終於「被迫」接受洗腎的事實，但病情仍是時好時壞。在感覺身體狀況好些時，英珠便想到先生賣「粿角」的攤位上幫忙，但都被先生趕回。她的先生深怕英珠帶病之身，會嚇跑顧客，儘管英珠一再要求到攤位幫忙，先生就是不肯答應。

從谷底看到陽光

英珠的先生不僅是怕影響生意，不讓英珠接觸外人，甚至親友間的

喜宴，她的先生也擔心同桌賓客會嫌棄英珠是個有病之人，而阻止英珠參加任何的喜宴。病苦纏身已讓英珠痛苦不堪，加上丈夫將她「隔離」的做法，更深深傷透了她的心，竟萌生了一了百了的輕生念頭。

有一天，英珠的心情又壞到極點，越想越苦、越傷心！一不做二不休，於是走到廚房外的陽台，準備縱身一跳，結束紅塵諸多苦痛；萬萬沒想到，一踩空身體失去平衡，不是往外掉而是不省人事摔倒在陽台和廚房間。被家人發現送到醫院急救，挽回一條性命。

事後，有人將英珠的個案報告給檳城慈濟洗腎中心。腎友訪視志工林慈頻師姊，及數位志工立即前去訪視及關懷。

英珠接觸慈濟後，在腎友志工隊不斷的關懷、開導及鼓勵下，她在慈濟腎友志工隊的邀約下，參與腎友志工的訪視，逐漸改變了她對生命的看法。在訪視中，英珠發現這個世界上，原來還有那麼多和她一樣不幸的人。有些腎病患者的處境甚至比她更慘，她知道自己並不是這個世上最可憐、最苦的人。心念的轉變，讓英珠產生信心和智慧，活出自己來。她開始以過來人的經驗去開導和她當初不能接受洗腎事實的病友，並加入慈濟志工的行列，參與慈濟的活動。

在活動中，看到其他的病友積極的生活態度，帶給她很大的啓示。



她也常常聆聽上人開示的錄音帶，並時時將上人開示的法語應用在生活中，秉持著「對人退一步，對人寬一寸」的心懷，歡喜自在的當個快樂的洗腎病人。

洗腎兼洗心

英珠的故事，令人深刻的感受到檳城慈濟洗腎中心，不但能救病苦而且能救心苦。洗腎中心啓創至今，三年多來提供全免的服務為貧困病友洗腎，解除病苦。志工服務隊則用愛與關懷及長期陪伴，以慈濟大愛為腎友洗心，讓腎友及家屬走出生命的陰霾，迎向陽光。所以檳城慈濟洗腎中心的功能，不但洗腎，且兼洗心。腎友中有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年齡層有中年、老年，她有一位二十八歲的錫克青年。接受的對象有孤老無依及家庭經濟支柱者，也有低收入戶，而無其他嚴重病患。

中心的腎友，百分之八十是由中央醫院轉介來的，百分之二十是各界提報。社工部作業方式，如訪視個案一樣，先做家訪評估。

馬來西亞洗腎是很貴的。私人診所每次收費馬幣一百三十元。免費的中央醫院，只收公務員及學生。全馬每年增加兩千名洗腎患者，所以

洗腎中心的設立，對馬來西亞的貧困腎友又開啓了另一個希望。慈濟洗腎中心成立後，帶動了其他機構成立低廉的洗腎中心，也影響其他機構降低洗腎收費。

慈濟檳城洗腎中心的團隊有行政人員、社工、司機、清潔員及護士、護士助理，醫師是義務輪流前來為腎友體檢及輔導。中心最大的特色是志工服務隊，他們是洗腎中心軟體中的軟體。

志工隊的成員有委員、慈誠、慈青和志工。每個星期三安排到腎友家做訪問，新個案需要較多的關懷安慰，所以每個月做一次家訪，舊個案則每三個月一次。每星期六志工輪到分會值班公關接待時，也需做香積服務，便鼓勵會做香積的腎友來參與，讓腎友們覺得自己的生命還有功能，是有意義的。

腎友聯誼會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腎友聯誼會正式成立。當天，除了慈濟洗腎中心的腎友及家屬出席外，同時也邀請在外補助醫療費用及提供補針的百位腎友一起來參加。這歷史性的一天，分會擠滿了踴躍出席的腎



友，大家都無比的鼓舞、歡欣。

每個月一次的腎友聯誼會，腎友及家屬們都前來聚會。聯誼會安排有上人的開示、團康、衛教，以及腎友心得分享。希望藉此聚會，讓同病相憐的腎友們互相鼓勵，互相安慰。也讓腎友及家屬了解慈濟在做什麼。更希望，他們接受了慈濟文化的薰陶，能改變習氣，改變人生態度。腎友們大多在慈濟人愛心的關懷下，身心日漸康復，更能深刻體會知足，感恩，惜福再造福。有的已加入志工隊，做居家關懷，以過來人的經驗去輔導個案，更貼切更具說服力。

每一位腎友，在剛聽到自己必須洗腎時，都會如世界末日降臨般的害怕、悲傷、拒絕接受事實。經過志工長期、無微不至的關懷陪伴，才漸漸改變人生的態度，堅強的活下去。也是腎友的淑霞，當初想自殺，在志工的關懷輔導下，如今總會在腎友聯誼會上，看到她滿面笑容的將愛傳送給腎友們。英珠更是檳城洗腎中心成功的典範，如今她積極參與慈濟各種活動，做個快樂的慈濟志工。

檳城的慈濟洗腎中心，自一九九七年八月三日成立以來，不僅為腎友洗腎，解除病苦。志工服務隊，更用愛與關懷，長期陪伴腎友走出苦痛，以慈濟大愛為腎友洗心，讓腎友及家屬走出生命的陰霾迎向陽光。

有愛就有和平

慈濟
八
西會印尼義診行

整理／慈烘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當格朗縣慈濟波羅密義診中心，突然一陣騷動，一位腹痛已一星期，沒錢就醫的年輕印尼男孩被家人送來，當時呼吸急促，氧氣面罩下，男孩因疼痛而扭曲掙扎，病情相當危急，即使醫師盡力搶救後轉送大醫院，仍回天乏術，年僅二十歲。

由於醫療資源匱乏、經濟能力不足，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眼睜睜的消逝了，令人遺憾和痛心，凸顯出貧民醫療的需求，以及義診的深層意義。

「貧窮村民常常三餐不繼，根本沒有餘錢看病。有些人病了就隨便吃吃草藥，能活多久就算多久。」慈濟印尼分會負責人劉素美說。



取之當地用之於當地

印尼，耀眼的陽光終年遍撒遼闊的平原、稻田、叢林、沙漠，熱帶雨林中有種類繁多的植物，山嶼沿岸蘊藏著各種珊瑚和海洋生物，是個物產豐饒的群島國度。走訪鄉村山野，居民天真知足的笑顏，令人難忘；但都市裡打劫的暴民影像，卻似夢魘般驅之不去。

多年前，一位印尼華僑，僑居當地慈濟人回來看上人，提到當地華人常有被綁架、搶劫情事。上人說：「華人很勤快、腦筋好，在世界各地都很會賺錢；但卻很少回饋社會。在僑居地，頭頂別人的天，腳踩別人的地，又用當地的勞工，取當地的資源，如若遇到有任何天災、急難應及時提供關懷協助，做回饋的工作。」

一九九四年，印尼慈濟人展開救濟工作，定期下鄉進行肺結核施藥，並舉辦義診。幾年來，儘管當地排華依舊，但慈濟人秉持一念愛心，救濟工作並沒有停頓，甚至一九九八年五月大暴動，仍堅持前往勘災發放關懷。然而一連串的暴動，許多華人事業停擺，原本貧窮的印尼人失業後，猶如雪上加霜，生活更加困苦。

為了凝聚華人的愛心，慈濟印尼分會結合當地佛教團體波羅密基金會、印尼全國佛教理事會、金元集團等單位，自一九九九年三月起擴大在當格朗縣的波羅密義診中心、各鄉村、雅加達北方Pademban區等地，為廣大貧苦民眾展開六月的大型義診活動。

義診前一個月，印尼慈濟人得先下鄉和各村衛生所聯繫，經篩選最迫切需要的病患，安排於義診中進行手術，其餘的內、兒、牙科則於現場報名。

阿拉賜福慈濟人

一大早，人潮如浪般湧來。有的搭了五個小時的車程、有的借車錢前來、有的是來第三次才得因緣看診，對平時三餐溫飽都成問題的貧民，這種不花分文就能治病的義診，真是阿拉聽到他們的禱告所給予的最好禮物。

有回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等宗教代表，共同為義診及印尼人民禱告祈福。「慈濟」兩個字的意義我不懂，但它的發音在印



尼話是『清靜』的意思。很感謝你們願意幫助我們的民眾。」回教長老阿思穆尼 (K. H. Asmuni) 在詞時表示。他同時呼籲在這不穩定的時局，大家更要不分種族、宗教，團結一致，才能化解仇恨和誤解。

「但願真主阿拉賜福給所有慈濟人！」陸軍司令蘇巴曼 (Jai a Supatman) 特地派遣軍警協助維持秩序，軍醫也加入義診行列，並提供軍用帳棚改裝成臨時診療所。讓義診能順利進行。

用愛修補兔唇的裂痕

一位西瓜哇來的十一歲兔唇女孩，和父親坐了五小時車來義診，因害怕而三進三出手術房，師妹拍著她的背鼓勵：「不要害怕，手術後會變得更漂亮。」經過半小時，師姊們鏗而不捨的努力，女孩終於點頭，大家都拍手歡呼起來，父親更是笑得合不攏嘴。手術後，露出原本清秀的臉龐，熱情地和大家握手，十多年來別人異樣的眼光，深埋在心中的陰霾終於可以清除了。

來自西瓜哇的兩歲兔唇小女孩，右手五指黏合，且左腋下長有一公

分的腫瘤。當新加坡馮寶興醫師為她做拇指分離手術時，她的父母哭了出來，師姊也被感染。手術完成，孩子的父母立刻握住醫師的手，臉上的笑容都不曾退去！師兄姊們多天來的辛苦，因為這些笑容顯得更有意義。

義診中，有許多是罹患兔唇的兒童，從數個月大到十多歲，孩子們勇敢地走進開刀房，沒有淚水，只有將打針麻醉一時的疼痛化作遠離畸形的期待。一位父親看到經過手術治療後的孩子激動的說：「我的孩子已經八歲了，有些小朋友看到就會笑她是怪物！現在她終於可以擁有正常的面貌了！」

醫師們馬不停蹄地完成一台接一台的手術，跨國醫療團隊合作無間。幾天的義診，醫師和病患之間，沒有實質的經濟報酬，醫療行為反璞歸真後，不再是商品，而是人性崇高的關懷互動。兔唇手術修補的不只是病人臉上的裂痕，而是病人心中存在許久的痛，更是醫病間彼此的信賴關係。

遠離病苦的夢魘

一位老婦人，脖子上的扁桃腺腫瘤已折磨二、三十年之久，當她聽說今天有群醫師將免費為她做切除手術，連夜趕了數百公里的路來到現場，後在朱僑明醫師陪同下轉送至設備較齊全的大醫院，結果取出一顆重達三公斤、狀如排球的腫瘤，纏綿近三十年的夢魘終於去除了。

已出血一整天的一位子宮外孕少婦，因為貧窮沒有錢就醫，即使生命垂危也得忍住痛苦，「這已是三十多年前，證嚴上人曾經遇到的悲劇，如今又活生生呈現在我們眼前。」連四川醫師感慨地說，即刻準備為這位婦人開刀；但因失血過多，血漿供應不足，當晚連醫師和林俊龍醫師將她轉送附近大醫院緊急施救，挽救一條性命。

一位三十歲的先生坐了二十小時車抵達會場，他小時候鼻子因細菌感染發炎而潰爛，致鼻子連同上半唇一同腐爛，嘴無法閉合。因為貧困，無法就醫只能任由越來越壞，人生之苦尤以病苦為最。經過新加坡醫師細心診治，表示須取其腿骨來做整形手術，現場無法立即處理，必須轉診到大醫院。

當司機的德迪（Dadi）從十一歲起就有疝氣，因貧窮沒錢看病，只得忍著病痛成長，經過義診手術後，他的人生在三十三歲有了轉變，

他笑著說：「我終於可以去公長年大患，全心為工作打拼，為全家掙得美好的明天。」

慈悲智慧的大醫王

義診前有一類似啓用典禮的授袍儀式，當醫師接過手術服的那一剎那，必得將守護患者生命視為自己的志節和責任；更是一位必須兼具慈悲與智慧的大醫王。

由於醫療資源缺乏需要手術的民眾為數龐大，手術房中的病床嚴重不足，新加坡馮寶興醫師為了不讓民眾久等焦慮，發明一種讓患者坐著開刀的方式，適時緩和了病人的不耐。

外科手術的患者很多，手術之前不能進食，必須忍著飢餓，新加坡林深耀醫師，為了不讓病人肚子的休息而多等候，每天到了午餐時間，他自動放棄用餐，依然為病人忙著。

在花蓮開設眼科診所的葉國銳醫師是印尼華僑，回到印尼義診是義不容辭的事，他瀟灑的表示義診時，診所只好休息呀！他很佩服當地

三位眼科醫師能克服簡單的儀器，以熟練的手術技巧完成囊外白內障手術，畢竟對苦難失明的長期白內障患者，能有七八分的視力就有莫大的幫助。其中一位三十多歲的醫師，除了熟練的醫技外，還有一顆愛心，每次開刀前喃喃默念「BUK LAH」一如佛教的阿彌陀佛，她說：「這是上天借用我的手來開刀的！」這是對患者生命的一份尊敬。

心得分享時，正當大家聽得入神時，林俊龍醫師忽然起身往外走，深邃的眼神蘊含著幾許憂慮，似乎有什麼重要的事等著他去做，原來他思思念念的都是病人，即使非常疲累了，還到各病房巡視，為病人解說病情，若有突發狀況，立即親自處理，因此他是最後一輛車回飯店休息的常客。次日，林醫師幾乎是最早踏進病房，指導工作人員準備早餐，讓留觀室的病患和家屬填飽肚子，再一一歡送他們離去。

在台灣義診團即將返台時，來了一位長得清秀，腳有殘疾的少年，右腳背腫大，左腳腳指相連如蹼狀，由於團員將搭機返台，簡守信醫師聞訊前來了解，並和該少年相約：下次再來印尼時，要代替上帝還他一雙正常的腳。

激盪愛心的志工

義診活動有許多護士和志工幫忙，絡繹不絕的病人還是讓醫師們汗流浹背、腰酸背痛。「對我而言，義診只不過幾天時間的辛苦而已；但對患者的影響是一輩子呢！」一位醫師表示。

參與的志工，不僅華人更有印尼人，由於熟悉民情語言，負責解說、掛號、導引，而來自台灣的志工則負責團康關懷，彼此分工合作無間。「雖然我講的他們聽不懂，可是能讓原本擔心病情的心開心一下，也很好啊！」一位台灣師姊揮毫滿頭汗珠笑著說。

慈濟人和病患間的互動對當地志工也是一種愛心激盪，一位印尼志工覺得這種跨國合作的慈善服務能打開心胸，也期望自己的同胞在這樣的關懷幫助下能過得更好。

波羅密基金會主席鄒麗蓮師姊說：「我要跟著上人的精神，幫助更多的貧苦民眾。」她和夫婿博士寬師兄提供義診場地並全程投入。

義診的效果口耳相傳，沒錢看醫師的窮人紛紛趕來，但是還有許多群眾知道得太遲來不及掛號，情緒激動失望，印尼慈濟人及波羅密



基金會負責人鄒麗英師姊，決定利用假日陸續進行義診工作。

一位印尼陸軍醫院的院長，參加慈濟已經兩年，他出入都有司機開車，不必自己提任何物品，有車廂從幫他服務，直到加入慈濟之後，才知道原來人與人之間沒有種族、階級之分，他發願要把慈濟大愛的精神放在心中，並且告訴更多人。

啓發彼此關懷的心

「並不是所有的印尼人都排華，大部分都是和善的老百姓。」擔任義診志工的第四代華裔移民譚華說：「他們只是太窮了，容易受到煽動，而且許多暴動發生在城行裡，和這些鄉下的純樸村民沒什麼關係。」他經營的代理公司，有許多朋友和員工都是印尼人，由於平時相處融洽，暴動期間，印尼員工回村裡請來三十多位年輕人保護公司，因此毫無損失。「其實人與人之間都是相互的，我們在這裡得到許多，當然要抱著感恩心來回饋。」因此他積極投入慈濟志工的行列。

「這是我的國家，我從小生長的地方，我想要留在這塊土地上，當然

要盡自己的力量去付出。那麼就要往前看，當下我們能做什麼？」同樣在印尼成長目前服務金光集團的賈文玉師姊說：「能夠為印尼民眾付出，是我們大家的福報，雖然我們老闆黃亦聰老先生是基督徒，但他非常認同慈濟理念，就是無所求為眾生付出的理念。」

慈濟的義診，除了直接照顧貧病居民的健康外，更希望帶動華人、印尼人一起從事社會服務，發彼此關懷的心，讓動盪的社會趨於平和。

所以林俊龍醫師深深的期許：「印尼慈濟人在醫療服務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希望能帶動印尼醫師組成義診團，照顧自己的人民。」

「謝謝醫師，也謝謝慈濟！」病人開心的笑靨，親友感激的表情，一句句「德雷瑪卡希！」（謝謝）不斷在現場縈繞，這是跨越種族宗教的長情大愛啊！印尼慈濟人深信，只要愛的工作堅持下去，和平總有到來的一天！」